



五里树公园 法治楹联赏析(一)

□吴桂林

五里树公园位于崇川区仁和花园小区北侧,毗邻宁启高速。园内蜿蜒曲折的水系是通往外河的活水,五座长短不一的桥将水系分割的园子连成一个整体。临水而建的亭台、长廊和景观墙彰显着古色古香的韵味,悬挂在各处亭台、长廊间的楹联,使这座农民公园显得分外有文化底蕴。下面我们来一一赏析这座农民公园里的楹联。

黄俊先生撰:

养善倡廉,且扬律法且扬德;惩贪反腐,不负人民不负心。

联意简译:培养美好的品德与才能,保持廉洁,反对腐败,倡导廉政。宣扬法律与法规,做一个道德,品行端正的好官;坚决惩治贪污反腐,做到不辜负人民的期盼与自己的良心。

赏析:这是一副充满正气正能量的法治楹联。上联以“养善”而起兴,养善:培养美德、才能。典出《诗·大雅·思齐》:“有才之质而不明者,亦得观于礼,于六艺无射才者,亦得居于位,言养善使之积小致高。”下联以两个“不负”而结,不辜负人民的期盼与自己的良心。说得多么踏实、有力。每个词都有出处,每一段都贴切法治主题,特别是上下联第二段都用了并立关联词,使联的气势与意境得到递进与加重。“且扬律法且扬德”“不负人民不负心”。这是正义的呼唤与坚守,这是品德的张扬与表现。作者炼意炼句炼字,轻松自然而不着痕迹。思路清晰,化意恰当。读来意味深长、意境深远。

徐俊杰先生撰:

人以法为天,天清地朗;国将仁作政,政善民安。

联意简译:人民尊法守法,社稷山河锦绣,天地明媚;国家施以政治清明,人民幸福,社会安定。

赏析:作者上联选取以为人天来写法治的重要性,别具一格,以法为天:以法为天出自《湖南法治报》创刊号。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原句为:法以民为本,民以法为天。此处化用。从而下联以国来写政府须实施亲民的政策才能长治久安,国富民强。将仁作政;仁心待民,施行仁政。做符合百姓内心想法,帮助他们生存;对于普通百姓,引导他们奋发图强,不断努力。与人为善,和睦相处。特别是作者着意用了重字的手法,使第一分句的尾字成为第二分句的首字,加强了“天”“政”的分量,使意境得到了升华,从而达“政善民安歌道泰,风调雨顺号时清”之境。另,此联亦巧妙地运用了比拟的手法,来讲叙自己的观点,有理有节有度,用词含蓄,比兴得法。撰联形式与技巧娴熟。读来令人起意又怀思,富有感染力。

叶炳如先生撰:

守法奉公,两袖清风扬正气;治邪惩恶,一腔热血守初心。

联意简译: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遵守法令,奉行公事,即使清贫也守廉洁,传播正能量,扬一身正气;替人民办事,就得清除邪气,惩办坏人,满腔热血为正义事业而献身,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

赏析:法治楹联总的说来比较难写,因为不是山水风情楹联,来不得一丝半点的夸张。作者很清楚法治对公务人员的重要性,上联开门见山写道“守法奉公”,意思是遵守法令,奉行公事。守法奉公虽是现代政治宣传口号,但古时就有了,典出自元·无名氏《射柳捶丸》:第一折:“常则要守法奉公理遵民,屏邪除妄进忠良。”侧面说明“守法奉公”是个古今警语。用在此处,巧妙引出第二分句“两袖清风扬正气”。没有守法奉公的品质,何来两袖清风扬正气的正能量呢?两袖清风:原指两袖迎风而起,飘飘扬扬的姿态。后多用于比喻做官的时候非常清廉,除衣袖中的清风之外,别无所有。最早出处:元·陈基《次韵吴江道中》:“两袖清风身欲飘,杖藜随月步长桥。”同理,下联若没“治邪惩恶”的勇气,何来一腔热血守初心的决定呢?这副联中上联一个“扬”,下联一个“守”,两个动词用得恰到好处,把“正气”与“初心”的含义发挥到极处。(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)



富穿绸 穷剃头

□黄步千

富穿绸,穷剃头:有钱的穿绫罗绸缎,显富;没钱的也应该注意自己的仪表,万不可跌了架子。

黄猫儿看鸡越看越稀:和叫贼看更一样的意思。

黄牛肩膀:遇事推诿,不担当责任的人。

黄牛角牛牛角,各归各(角):理清,不要瞎掺和、纠缠。

药里头的甘草:中药常将甘草做引子,少不了。指事事都爱掺和的人。

花好稻高:一是不顾事实,大唱凯歌。一是拣好话说,报喜不报忧。

惹狗一口,惹仔儿一丑:不要惹狗,狗急会咬;不要惹孩子,孩子一哭,你出丑。

苦叨、好叨:所好,好在。叨,在南通话里常当“了”用。

宁在世上挨,不往土里埋:所谓好死不如歹活。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(五)

元旦昼夜雨不停(五字通讯广告语) 一号通天下

作者:杨建敏 评析:周松林

元旦,自是一号,当无疑问;下雨,谜界常用天下来扣合,亦属当然;昼夜雨不停,即日夜都一直在下雨,用一个“通”字表示,简练准确。如此,与元旦昼夜下雨毫无关联的通讯广告语“一号通天下”,跃然纸上,谜贵在别解,在此运用自如,谜趣顿生。

“一号通”业务又称“商务一号通”“商务电话”,是运营商开通的一项新业务。用户可以将自己常用的各种通信号码(手机、寻呼机、办公电话、语音信箱、住宅电话)统一为一个新电话号码,以后任何人只需拨打该号码就能找到用户。因此,“一号通”用户可省去接听电话时产生的诸多不便,“一号通天下,九州任我行”广告语也就随之而出。这里,谜作者慧眼识珠,巧妙取来广告语的上半句。

“一号通天下”作底,精心自撰配面,完成佳作。而且做到七字面扣五字底,字字落实,无一抛荒,可谓不易。近代著名谜家薛凤昌在《邃汉斋谜话》中说得好:谜之佳者,要以空灵者上乘。纵观斯谜,设面准确,取底恰当,手法新颖,构思灵活,面底紧扣,恰到好处,岂能不为之拍案叫好。该谜荣获“第五届雁云灯谜艺术奖佳谜奖”,自在情理之中。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一次难忘的牵手

□吴志刚

今年是《江海晚报》创刊30周年,30年前正是国内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。苏、锡、常、通、扬等地级市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“告别铅与火、迎来光和电”,由小报改大报、黑白变彩色,并办起了晚报。因工作关系我和《南通日报》的联系较多,相比之下与《江海晚报》的交集不多,但有一次重要的活动,让我和《江海晚报》牵手,完美地完成了任务。

我1980年进苏州日报社当记者,工作不到两年就被抽调去组建报社广告部,开始从事经营管理工作,一干就是14年,直到1995年才调回编辑部重拾记者的职业。当时上至《人民日报》,下至县级机关报都面临着改革开放和财政收支的问题。广告是报社重要的经济来源,报纸广告既支持了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,又促进了报社自身的发展,因此各家报社都非常重视。全国各级党报除新华社电讯稿外,新闻采访及发展思路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,唯有广告业务,各级党报是互联、互

通和互相帮助的,广告部门因此也成了各家报社互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。自1984年全国报业协会广告专业委员会成立后,每年都举办一次全国报业广告联谊会(有时省级报纸和地市级报纸分别召开),互相交流报纸广告的经验。在此期间有幸认识了《南通日报》广告部李松林主任及分管广告业务工作的徐副总编,通过交流大家成为了挚友。

30多年过去了,第一代国内各报社的老广告人都已退休,他们大多数是从编辑部抽调过去,然后又调回编辑部,其中有很多人走上了报社领导岗位。因为这批人每年要参加报社举办的联谊会,加上平时的互相交流,大家太熟悉了,于是在有人提议、众人响应的情况下自发成立了“悠悠情、老更亲全国老报人联谊会”,目的是希冀大家仍然保持当年的那份热情、那份温度,为中国的报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生。本着自发、自费的原则,联谊会每年举办一次活动,并已分别在天津、广州、

南京、苏州和香港等地近40家报社的老领导、老朋友会聚一堂,共话友情。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南通,大家十分赞美南通的市容市貌和经济发展成就,并对《南通日报》和《江海晚报》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的钦佩。在联谊会结束的晚会上,南通日报社社长、总编辑,总经理三驾马车还到会看望大家,一起共叙兄弟报社之间的友谊。联谊会举办得十分成功,参会的各位领导和朋友们对南通市都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。联谊会期间,《解放日报》原总经理顾荣禄、《中国妇女报》原副社长李连增、《天津日报》广告处原副处长丁继峰三位乒乓球爱好者和《南通日报》《江海晚报》乒乓球爱好者切磋球艺,举行了一场乒乓球友谊赛。

2016年5月“第8届悠悠情、老更亲老报人联谊会”在南通城市时尚酒店成功举行,来自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杭州、

江海风物

芝麻香逐好风来

□孙同林

“莳天芝麻梅天豆。”进入了农人所说的“梅天”季节,那些芝麻黄豆的农事便开始了。

明代霍与瑕在《景州晓行》中写下了“禾黍穗含时雨润,芝麻香逐好风来”的诗句。“时雨润”“好风来”,多好的时节,多美的场景。

无论在什么年代,在农人眼里,种芝麻都呈现出一种吉祥,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,多么美好的向往和祝福。

芝麻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,一枝一枝,拔地而起,青枝绿叶,给人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。芝麻的籽粒虽小,含油量高达55%,榨出的油更是醇香袭人。

祖父在世时每年都会种芝麻。祖父在种芝麻时教会我顺口溜:“哑子哑,扛钉耙,筑角落,种芝麻。”于是知道,芝麻一般都是种在田块边角上的,但为什么是哑巴种芝麻呢?祖父说他也不知道,这是听老人说的。祖父说的老人是谁不得而知,但可想这个顺口溜已经有年头了。祖父种芝麻都是极小的一块地方,就跟种花生、芋头、绿豆等作物一样,总是充当稻谷、小麦、玉米、大豆等作物的配角,不过,正因为是配角,越发显得金贵,农人对它喜爱有加,精耕细作,用它将日子调理得有滋有味。

芝麻喜高温。五月中旬,祖父在平整的地面上划出浅浅的沟,将芝麻粒均匀地撒在浅沟里。芝麻种下后,祖父每天都要背着双手到地里转转,我当然也是要去的,我也学祖父模样,背了一双小手,跟在祖父身后,因此,对祖父种芝麻和看芝麻地的样子记得特别清晰。有时,祖父会为芝麻地浇水,拔拔草,芝麻不负期望,不几天便从地下钻出一个个小芽来,又过几天,小嫩芽便放出了绿叶。

芝麻开花是好看的,自下而上地开,在茎秆与叶之间微微倾斜,就像一只只素白而淡雅的小喇叭,又像是一位托腮醉卧、含娇带羞的少女。芝麻每开花一次,就拔高一节,接着再开花,再拔高……同一株芝麻,下方的果实已经饱满,上方的花朵还在开放,最上面的花苞孕育着新的花蕊,这就是芝麻与其他植物开花不同的地方。芝麻花虽然特殊,却很低调,它不在百花丛中争宠,一节一节默默地攀登上,直到季节终点,走向成熟,走向收获。

祖父把芝麻收上来,以后的事就交由我母亲处理。收芝麻正逢中秋节,母亲就用它做月饼。在做好的糯米饼两面均匀地撒一些芝麻粒,用文火在油锅里慢慢翻,做成黏饼,这种饼集油香、芝麻香、糯米香等多种香味,配上黄澄澄的颜色,着实是色香味俱佳。母亲有时也将芝麻碾成屑,做成圆子馅儿,又甜又香。

在如东乡间,人们还视芝麻秸为吉祥物,把它列为过年的必备物品。祖父必然会准备些芝麻秸置于菩萨观旁边,期待来年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般节节升高。

如今,我已经成为一个老者,老伴每年也要在房前屋后种一点芝麻,每看到芝麻的时候,我心里就会生出一种亲切感,总要上前仔细打量一番,甚至拍上几张照片,发到朋友圈,跟一帮老友一同回忆儿时钻芝麻地的美妙时光,感慨一番。

芝麻花朴素静雅,纯洁率真。佛教上说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”,芝麻花的的确可以做“一花一世界”代表的。

芝麻为人类孕育了香油,追求着美和香,即使枯秆,也贡献给人类作吉祥物。在芝麻的生命世界里,奉献就是它永恒的主题。

倏忽温风至 因循小暑来

依稀故园梦

□姜静华

接到久不联系的堂兄姜继华的电话,告诉我,6月21日,《南通日报》A6城市记忆版刊登文章《西安姜氏小学》,写的是我们家的事。我立马翻出当日报纸细读,心头微澜。这篇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,道出西安姜氏小学的前世今生。

1903年姜萼楼创办姜氏族塾,1905年新学兴起,联合乡绅吴思慎等人发起创办西安私立第一初等小学校,是民国时期西安地区唯一的私立小学。到1982年石港区教育局改姜园小学为校办工厂,共存活80年。姜氏小学的办学时间虽然不长,但因其对族人实行免费,对乡人采取低收费政策,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农家子弟的受教育程度,以致到1949年后扫盲时,姜姓族户青壮年中竟无一人文盲,所在的村则以最低文盲率而引人关注。

姜氏小学的创办人姜萼楼乃我曾外祖。我的伯父姜同善担任过校长,我的外祖父姜渭田担任过教席。1949年后,我的母亲姜慰慈女师毕业后也曾在姜氏小学任教。姜氏小学寄托着姜家几代人的情怀和理想,也承载了几代人的心智和汗水。

文章勾起我已经模糊的童年记忆。姜氏小学1949年后更名为姜园小学,我的家和小学密不可分。学校三面环水,南路出入。我家前面是校园,后面是竹园,其中有东两厢房,朝南三间房,西隔壁是一户人家,也姓姜,伯伯姜同善家居西侧四间房,三家环抱校舍,校舍如U字形排布,东西两侧加朝南三间。校舍到路边,中间隔着大操场。小时候我在这里和男孩子玩抛铜板和埋宝藏游戏。我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随母亲在校园度过的,寒暑假回老家随外婆生活,仍然是校园。那时候手表还是稀罕物,姜园小学

办公室西面墙上挂着时钟,外婆除了看太阳估时辰外,还经常差我去学校看钟。家里自留地里有各种果蔬,环宅河里可以摸到螺蛳和蚌,运气好,还可以用淘米箩捞到虾和鱼。但我并不喜欢这里,觉得沉闷无趣和孤独。农村里和我同龄的孩子,家里有弟弟妹妹要带,还要挑猪草。我不习女红,不爱写字,有的是大把时间,常常找不到人玩。冬儿是堂姐的大儿子,比我大三岁,我们经常一起抛铜板。我们玩得兴起的时候,常会听到伯伯略带威严的声音喊他回家。伯伯是曾外祖长房长孙,在我的印象里寡言沉默,经常胃疼。现在我才知道他其实活得很快乐。他

在学校鼎盛时期任校长,并私资建三间瓦房捐给学校,扩大学校规模,他为姜园小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1958年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,然后革职为农民。扣着地主的帽子,努力在生产队挣工分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。我的堂哥姜继华大我一轮,玩不到一起,我印象中的他俊朗阳光,当时村里应该不乏暗恋他的姑娘,奈何地主的

帽子有点沉,有一天,他结婚了,到邻乡做上门女婿。后来我们就没有见面。最近我了解到大堂哥姜鼎华早在上海六十年代初就去新疆支边。伯伯以断臂求生的勇气,为儿女们谋着后路。

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,继华哥哥从学手艺开始,历经打工,最终办厂,早就走上了致富路。

曾外祖生了两个儿子:姜渭清和姜渭臣。姜渭清做过姜园乡的乡长,是伯伯的父亲,想来也是了不得的人物,次子姜渭臣乃我外祖。曾是姜园小学的老师,人称姜家二先生。我出生前就去世了。从外婆和我母亲的口中了解到,外祖读书多,万事通,喜与天下英雄好汉交朋友,抽烟喝酒不守家业。他和河

南边严德滋老先生是至交,严老先生是秀才出身的乡贤,后人里有中科院院士严志达,诗人严志道(白得易)。新中国成立时,我们家已经没有什么田产了,但空壳子在,家里住着五间大瓦房,地上铺着深灰色砖,我中年开始追求的明式家具,在儿时的家中并不稀罕。不管怎么说,条件还是比普通农民主。初被评为破落地主,后经我母亲对照政策,几经奔走呼吁,加上时任村支书黄培子是我外公朋友,肯说公道话,1969年终于改为富裕中农。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争吵的时候,常被喊着地主佬儿(他们没有看到改正文件),这也许是我不喜欢姜园的根本原因。

1979年老宅卖给了隔壁姜姓人家,老家没有了,故园只在梦中。新千年的時候,母亲听说姜园小学故址作价三万元转让,力劝我拿下来。当时我总共积蓄不过三四万元,扔在那里如何舍得呢。后来,每每去姜园给外公外婆上坟,经过那里总要深瞥一眼,不久,姜园换了他姓主人。

读七安先生《西安姜氏小学》一文之前,我对家族关系搞不太清,因为那个年代家人们对家史讳莫如深,加上我祖父家财力雄厚西安一带,1949年后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。成分高在那个年代让我们的父辈们一直处于不安、沉重和压抑中。幸运的是父亲当年视金钱如粪土,不顾祖父阻拦,参加革命,我一直随母亲生活于她任教的学校,也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歧视和欺负。

时代的洪流你摸不着,甚至看不見,它却在于无声处左右着你的命运。